



荀子卷第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唐大理評事楊 倬 註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

此一篇皆論世

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為主道利在如此也
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

謂下法上之表儀也

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

有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若

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

則下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上端誠則

下愿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

治辨則易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

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

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上

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

其詐也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

子廉反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大人懷

故難一也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難一則不彊難使則

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

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

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故下安則

貴上下危則賤上貴猶愛也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

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

下畏上則上危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

危乎使下畏已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

明明德尚書多方曰成湯至于詩曰明明在

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故先王

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世俗之爲說者曰

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

爲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親有

天下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天下

謂在桀紂則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

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太

原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

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聖王之子也子

也有天下之後也勢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

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內則百

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

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

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

王沒有勢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

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天下無君勢籍

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

為君師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

侈謂奢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

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若是則可謂能用天

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

桀紂之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天

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

非天下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

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

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

武不弑君由此効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

耳豈為殺君乎由用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

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

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

而師民之怨賊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合

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

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

有此世俗之人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

也非至彊莫之能任物之彊者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

至辯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眾也非

至明莫之能知天下之人至眾非極知其情偽不能和輯此三至

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大重

如此非聖人安能王乎○王于况反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

天下之權稱也縣天下如權稱之懸也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

者其知慮至險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之為

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

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剗比干囚箕子身

死國亡為天下之大戮後世之言惡者必稽

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為龜鏡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

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其妻子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不能治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

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計度也今世

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

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臣而殺之是過甚也譬之是

猶偃巫跂匠大自以為有知也匠讀為疋廢疾之人王霸

篇曰賤之如偃與此匠同禮記曰吾欲暴疋而奚若言俗此說猶坐疋人自以為為神異也

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有以奪人天下可以

有竊國不可有以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

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可以奪之者可以

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

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

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

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

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

必不亡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天下者

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世俗之為說者

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宮也象

刑異章服耻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

皇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書

之象刑亦墨黥其面而已更無劓剕之刑也

非謂形象墨黥其面而已

或曰墨黥當為墨幪怪嬰當為澡嬰謂澡濯

以黑巾幪其頭而已

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總冠縹纓鄭云凶

有事其布以為纓縹或讀為草慎子作草纓

共艾畢同蔽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

爵韋令罪人服之故

以蒼白色為韋也

菲對屨為網傳寫誤耳

緦臬也慎子作緦言罪人或菲或臬為屨故

曰菲緦屨緦方孔反對或為蒯禮有疏屨傳

曰麓蒯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

之菲也

六

刑治古古治世也肉

刑墨劓剕宮也象

刑異章服耻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

皇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書

之象刑亦墨黥其面而已更無劓剕之刑也

非謂形象墨黥其面而已

或曰墨黥當為墨幪怪嬰當為澡嬰謂澡濯

以黑巾幪其頭而已

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總冠縹纓鄭云凶

有事其布以為纓縹或讀為草慎子作草纓

共艾畢同蔽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

爵韋令罪人服之故

以蒼白色為韋也

菲對屨為網傳寫誤耳

緦臬也慎子作緦言罪人或菲或臬為屨故

曰菲緦屨緦方孔反對或為蒯禮有疏屨傳

曰麓蒯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

卷之三

六

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世俗之為說者

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治世也肉

刑墨劓剕宮也象

刑異章服耻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

皇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書

之象刑亦墨黥其面而已更無劓剕之刑也

非謂形象墨黥其面而已

或曰墨黥當為墨幪怪嬰當為澡嬰謂澡濯

以黑巾幪其頭而已

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總冠縹纓鄭云凶

有事其布以為纓縹或讀為草慎子作草纓

共艾畢同蔽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

爵韋令罪人服之故

以蒼白色為韋也

菲對屨為網傳寫誤耳

緦臬也慎子作緦言罪人或菲或臬為屨故

曰菲緦屨緦方孔反對或為蒯禮有疏屨傳

曰麓蒯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

之菲也

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

惡鳥路反

凡刑人

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

徵讀為懲未謂將來

殺人

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

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

今也

今之亂世妄為此說

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

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

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

善者得其善惡皆得其惡也

一物失稱亂之端也

失稱謂失其所

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

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

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

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

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此云赤旆

所傳聞各異禮記明堂位說旗曰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

夫征暴誅捍

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

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

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

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亂乃刑輕也

犯治

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

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衰

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書曰刑

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重輕治亂故法有重輕

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

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

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鄩皆百

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

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為楚越獨

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

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稱遠邇而

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諱反故魯人以糖衛

人用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益謂之糖孟謂之柯或曰方

言糖張也郭云謂穀張也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

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迫

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

制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也封內甸服王畿

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孔封外侯服畿外

安國曰為天子服治田也禹

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也侯

侯也斥侯而服事王也韋昭云侯服侯圻也

侯衛賓服侯圻至衛圻其間五圻圻五百里

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

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

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

外曰衛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

官職方氏與蠻夷要服職方氏衛服之外五

禹貢異制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戎狄荒服

謂要束以文教要一昭反戎狄荒服氏所

謂鎮服者也韋昭云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

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

常之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

言

貢荒服者終王

韋昭曰日日食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曾祖也

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

日祭月祀時享歲

貢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

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

至當為志所以

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

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耶是規磨之說也

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

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

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

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言也

溝中之瘠也

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

則未足

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

足以謀知坎井之蠹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

之謂也

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壤井也蠹蝦蟇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

壇井蠹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

擅與禪

同義謂除地為壇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

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

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

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

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

說此云非擅讓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

與遜讓無異非是先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

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

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

矣讓者勢位敵之名若上下相道德純備智

慧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

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

也士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

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

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焉用禪位也哉

曰死而擅之

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而禪之也

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

官一本作决皆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

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

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并之令盡為民也聖王以沒天下無聖則

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擅讓天下有聖而在後

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朝不易

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

貌涉反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

承與一堯無異豈為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

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也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

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知天下已去而衰息今

使之來復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易

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唯其徙朝改制

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

世見其改易遂以為擅讓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

而治論德而定次

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死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

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

擅讓惡用矣哉

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

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也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

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

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

或者自以畏憚勞苦以為聖王亦然也

天子者勢至重而形至

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形不為勞尊無上矣

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

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間

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

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

重多也謂重多之

太牢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綦極也

曼而饋

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

進代畢而食

畢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畢讀為蕞即所謂蘭茝本也或曰當為

澤澤蘭也土虞禮茵著用茶實緩澤焉俗書澤字並水傍畢傳寫誤也遺其木耳代畢而

食謂焚香氣歇歇即更以新者代之

雍而徹乎

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

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

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

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郊祀蒸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間謂之展依與展同或曰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謂隱見也言施此於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而巫覡有事謂出戶內門也女曰巫男曰出戶而巫覡有事謂出車覡有事拔除不祥

駕出國門宗者王祭祀當為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宗彛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必率舊典者為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齋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標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為之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官禮乘大路越席以養安大路祭天車禮曰大路繁纓一就越席結禮記大路越席為質素也此云養安以為盛飾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為重也側載畢芷以養鼻畢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前

有錯衡以養目

詩曰約軹錯衡文衡

和鸞之聲步

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

韓詩外傳云鸞在

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為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

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騶當為趨

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

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皆以鸞和為節鄭

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

公奉軛持納軛轅前也納與軛同軛謂驂馬

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者或先馬者

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稍大

者小侯元士次之小侯遠小國及附庸也元

侯入天子之國曰其人又庶士介而坐道庶

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也庶人隱竄莫敢望視

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敬畏持老養衰猶有

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

如是乎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衍不

字也夫老者休息名言豈更有休息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

過此力衰竭求致仕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

讓者勢位敵之名一國事輕則有請於天子而讓賢天下則不也夫曰堯舜

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

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

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世

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

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

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

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

舜之過朱象之罪矣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

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康成註禮記云英

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言嵬瑣之言嵬

人縱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嵬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今世俗

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

哉夫是之謂嵬說狂妄之說羿蠡門者天下之善

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王弓中丁仲反

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

輿致遠

辟與蹇同必亦反

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

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

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

太皞伏羲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

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

作鬼瑣者

不祥有慶言必無刑戮也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

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為妖

孽災害非從天降噂噂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為此者盖由人耳

世俗之為

說者曰大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

不妨田故不掘也

此盖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于序

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識

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

察於相不相者之所言也

相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

凡人

之盜也必以有為

其意必有為也

不以備不足足

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

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

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

寬泰也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又有禁限不得有餘過度故盜

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狗豕

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讓則其餘無

不讓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

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

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

丹矸重之以曾青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

之曾青加以丹青采畫也犀象以為樹樹之於

琅玕龍茲華觀以為寶琅玕似珠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觀

當為瑾華謂有光華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

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朔屬負茲爾雅曰蓆謂

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市茲徐廣曰茲者籍席

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斬臺五重

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

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鬚音相

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人猶且莫之扣

於棺槨中或曰茲與髭同

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

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

者不得使不得在若使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

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屈而禍亂起王
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
是桀紂群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蓋
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
矣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
利矣哉抉挑也抉人雖此保而埋之猶且必
扣也安得葬埋哉不可得葬埋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
而齧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

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
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

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潮泥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肯弃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議之傳

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

以利生者與此義同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

關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慢侮而不可為辱則可使人不關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關此人君之

德可以以為主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徒也

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

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惡

鳥路反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鬪必不得凡

人之鬪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

故也凡鬪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

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遽

同言此倡優豈速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然而不鬪者不惡

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猪彘央瀆中瀆也如今人

家出水則援劔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

喪猪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

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鬪不知宋子雖知之論者也

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鬪知宋子然則鬪與之論也

不鬪耶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

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

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

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

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如字說讀為稅

金舌蔽口猶將無益也

金舌以金為舌金舌蔽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子見侵侮金舌蔽口不對欲以率先猶無

益於不鬪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為噤不知其無益則不

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智也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

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

發論而不仁不將以知辱無過此也

為有益於人耶則與無益於人也

與讀為預本謂有益

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

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

矣

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

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

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

崇高正直然後可也

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故所聞曰

天下之大隆也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

起王制是也

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舊制

故凡言議

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

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為法

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

聖王以榮辱為人之大分豈如宋子以見

侮為不辱哉

是有兩端矣

榮辱各有二也

有義榮者有勢

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

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

列尊貢祿厚形勢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

卿相士大夫也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

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

汙慢汙穢行也慢當為犯分亂理驕暴貪利

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摔

搏摔持頭也捶笞臏腳捶笞皆杖擊也臏膝骨也脚古脚字臏脚

則則其膝骨也鄒陽曰司斬斷枯磔斷如字

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斬斷枯磔枯弃市

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鬻辜祭四方百物

注謂披傑牲也或者枯與鬻辜義同歟韓子

曰淮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

金之禁行而輒辜磔所辜磔甚眾而民竊金

不止疑辜即枯也又莊子藉靡舌纏藉見凌

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藉靡舌纏藉也才

夜反靡繫縛與靡義同即謂胥靡也謂刑徒

之人以鐵鍊相連繫也舌纏未詳或曰莊子

云公孫龍口法而不合舌舉是辱之由外至

而不下謂辭窮亦耻辱也

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

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

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為堯
有勢榮無害為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
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
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
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
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今子宋子案不然獨
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為已
詘容為已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
之道其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

不行譬之是猶以塼塗而塞江海也以焦僥
而戴太山也塼塗以塗壘塼也焦躓跌碎折
不待頃矣躓與顛同躓也頃少頃也二三子之善於子宋
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二三子慕宋子
道者止謂息其說也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
傷其體謂受大辱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故率其群
而皆以已之情欲為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
徒辯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

也稱謂所宜也尺證反情欲之寡或謂情之欲寡也應之曰然則亦

以人之情為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

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

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

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

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

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

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

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

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

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多故

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

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

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耶亂莫大

焉知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

也好說自喜其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章

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矣豈不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國

